

巴黎聖母院

(下)

巴黎聖母院

(下)

維克多·雨果著

陳敬容譯

第七卷



## 一 羣羊兒守祕密的危險

幾個星期過去了。

正是三月上旬，陽光——那時古典修辭學之祖第巴赫達還沒有稱之爲『燭光中的公爵』——快樂光明地照耀着。那是春天裏一個非常美麗的日子，全巴黎所有的方場上和運動場上，人頭攢擠着像在星期天一樣。在這些光明、莊嚴、熱誠的日子，有一個時辰是專爲禮拜聖母像的。那是在太陽向西斜落，夕照正照滿那天主教堂的時候。它的光輝越來越斜，慢慢離開了方場的地面，沿着教堂正面的尖頂上升，使教堂一切浮雕的形像都從陰影中突現出來，牆上的菊形窗就像被金屬反射着的獨眼人的眼睛一樣地閃視着。現在正是這個時候。

在夕陽照耀着的天主教堂的對面，在形成赫非斯街的轉角的那座富麗的峨特式建築的拱頂上，有一個石頭的露台，那上面有一些漂亮的婦女在狂歡地談着，笑着，嬉戲着。從她們

的尖帽子上掛下來的那拖到脚跟的長長的綴滿珍珠的面紗，從那蓋着她們的兩肩，而照那時的風尙略略袒露着她們底處女胸脯的繡花胸衣，從她們披在衣服外面的華麗的小外套（華麗得出奇）從她們裝飾在衣服上的棉紗、絲綢，和天鵝絨，尤其是從他們顯然沒有作過苦工的雪白的手，你就可以猜到她們是屬於高貴富有的家族的。她們是貢得羅西耶·佛勒赫·得·李小姐和她的同伴們：狄昂·得·克利斯丹依、阿默洛特·得·蒙特·米歇爾、哥隆布·得·加也風登，和幼小的得·和泊奇吳西耶；都是好人家的孩子，這時都聚集在貢得羅西耶寡婦家裏，等候着波惹先生和波惹夫人——他們四月裏將要到巴黎來，在瑪格麗特公主被佛蘭德人們迎接到皮加赫去的時候，替她選擇些光榮的同伴。所有三十里之內的上等人家，都渴望他們的女兒能得到這種光榮，他們中有好些人都已經把女兒帶到或送到了巴黎，她們被她們的父母託付給阿洛綺思·得·貢得羅西耶底祕密的、嚴肅的管理之下，後者是國王從前的弓箭手的寡婦，同她底獨女卜居在巴赫維方場上她自己的房子裏。

這些女郎所在的露台，接連着一個房間，掛着褐黃色帶金色條紋的華麗的帳幔。天花板上的平行的燦爛的橫樑，有成千種奇怪的塗色描金的雕刻，使眼睛望上去覺得愉快。在一些有雕刻的衣架上，隨處掛着一些華麗的鎧甲；一個彩色陶冶的野豬頭，放在一個大食櫥上，食

櫥是兩層的，顯示出這屋子的主婦是一個方旗武士<sup>①</sup>的妻子或寡妻，房間盡頭，一個上下都裝着盾牌和勳章的高高的火爐旁邊，有一把紅色天鵝絨的椅子上，上面坐着貢得羅西耶夫人，從她底臉貌和她底裝束上都可以看出她的五十五歲的年齡。她旁邊直直地站着一個神色相當驕傲的青年，雖然有一點虛僞和搖擺的樣子，仍然是那種女人們一見就會傾心的漂亮孩子，而嚴肅的人們和相士們見了他們就會聳肩膀。這個年青騎士穿着皇家弓箭手隊長的光輝煌服裝，很像本書第一卷裏所說的周比得的樣子，我們用不着再描述一遍了。

小姐們都坐着，有的在房間裏，有的在露台上，有的坐着金色鑲邊的雨特雷奇天鵝絨的坐褥，有的坐着雕着人物花卉的橡木凳子。一大塊繡花幃幔的一半鋪展在她們大家的膝頭，她們一道在刺繡着，其餘的一半拖在地板上。

她們帶着一個年青男子在她們中間時那種吃吃的笑聲低低地講着話。那個年青人——他的在場足以使所有這些可愛的女郎快樂——自己彷彿不大留意她們的談話；當這些漂亮女孩子都爭想引起他的注意的時候，他彷彿很專心地用他的皮手套在擦着他皮帶

① 得揭方旗臨陣的上級武士。

上的釦子。

那個老太太時時低聲向他講幾句話，他用呆板的勉強的禮貌回答着。從阿洛綺思太太低聲同那個隊長講話時一面投向她女兒佛勒赫·得·李的微笑和一些聰明的小手勢，很容易猜出他們之間有着姻戚關係，很容易看出這個青年和佛勒赫·得·李就快要結婚了。從那青年底可怕的困惱的樣子，容易看出至少在他那方面，這個婚姻無疑一點也不是由愛情締結的。他整個面容都表示着煩惱和疲倦的樣子，我們如今軍隊中的少尉們會可敬地描摸道：『多麼難受！』

那好心的夫人，那頻頻向她女兒點頭的可憐的母親，看見那青年軍官毫不熱心，於是試着叫他注意佛勒赫·得·李正在一針一線地刺繡着的未完成的嫁妝。

『來呀，小姪兒，』她拉着他的衣袖附着他的耳朵說道。『你看，她正彎腰在刺繡呢！』

『真的，』青年答道；接着他又落入了先前那種冷淡厭倦的沉默裏。

過了一會，他又得彎着身子，聽着阿洛綺思太太說：

『你看見過比你底未婚妻更可愛更縹緲的女孩子嗎？還有比她更白更紅的嗎？她的手不是很完美嗎？她的頸子——不是說笑話，不是完全像天鵝的頸子一樣嗎？讓我祝賀你，你這



個放浪的傢伙，你作了一個男人多麼幸福！我的佛勒赫·得·李不是漂亮得叫人着迷嗎？你不是被她迷住了嗎？

「真是的，」他回答道，一面卻在想着旁的事情。

「但是你同她說說話呀，」她忽然推着他的肩背說。「和她談說點什麼呀，你變得這麼膽小起來了。」

我們敢向讀者保證這青年隊長並無膽小的天性和缺點。他竟試着去作人家要求他的事了。

「漂亮的表妹，」他走近佛勒赫·得·李，「你作的這條帳幔作什麼用的呢？」

「漂亮的表哥，」佛勒赫·得·李用輕蔑的聲調答道，「我已告訴過你三次了。這是送給海神的禮物。」

顯然，青年隊長的冷淡和不在意的樣子被佛勒赫·得·李看得很明白，那是她母親不會留意到的。於是他覺得必需講講話了。

「這個海神祭是爲誰作的呢？」他問道。

「爲了聖·安東尼·兌·相大寺院。」佛勒赫·得·李回答着，並沒有抬起眼睛。

青年隊長拿起帳幔的一角：

「我的漂亮的表妹，這個鼓起兩腮吹着大風的胖子是誰？」

「那是特西多。」她答道。

在佛勒赫·得·李底簡短的回答裏依舊有着令人不快的語氣。那年青年人知道自己必得向她說些什麼，一些無聊話，一些恭維話，或是無論什麼。於是他更走近些，但在他腦子裏再找不出比下面這句話更溫柔些更親密些的了：

「你母親爲什麼老是穿着這件我們祖母們在查理第六時代所穿的繡着紋章的短外衣呢？」於是他說，「漂亮的表妹，這種短外衣現在已經不流行了，她衣服上繡的鉸鏈和桂花形的紋章，使她好像一個活動的火爐架。我敢擔保現在人家真的再不注意那種紋章了。」

佛勒赫·得·李抬起她漂亮的眼睛責怪地看了他一眼：「這就是所有你要向我保證的事情嗎？」她低聲說。

這時那好心的阿洛綺思夫人，看見他倆這樣挨近地低聲談話，非常開心，拍着她的祈禱書快樂地說道：「可愛的談情說愛的圖畫呀！」

青年隊長越來越窘，便轉向那幅幃幔：「真是漂亮的手工！」他嚷道。

聽到了這個歎賞，另一個白膚棕髮，穿藍緞衣服的女孩子，怯怯地向佛勒赫·得·李（而希望那漂亮的青年回答她）問道：『親愛的貢得羅西耶，你看見過何奇·居容大飯店的幃幔嗎？』

『是不是盧浮宮的南惹赫花園旁邊的那個大飯店？』狄昂·得·克利斯丹依微笑地問道，她有很美麗的牙齒，因此她老是笑着。

『那裏有巴黎舊城牆上的巨大的古塔。』皮色淡褐，兩頰鮮紅，頭髮黑而蜷曲的嫵媚的阿默洛特附和道，她慣於莫名其妙地在別人笑的時候嘆息。

『親愛的哥隆布，』阿洛綺思太太又說，『你指的是國王查理第六時候的巴格韋耶先生的大飯店嗎？那裏有些上等質料的絕好的幃幔。』

『查理第六！國王查理第六！』青年隊長摸着鬚鬚喃喃地說，『我的天！這個好太太多麼記得那些古老的事物！』

『貢得羅西耶太太繼續道：『那的確是些漂亮的幃幔。那是值得叫人驚嘆的手工！』

這時倍韓惹赫·得·相泊奇吳西耶，一個七歲的纖弱的女孩，正站在露台的欄杆邊望着廣場，叫道：『看呀，佛勒赫·得·李教母！那漂亮的跳舞女郎又在鋪道上跳舞了，並且在那

邊的人堆裏敲着鼓！

的確，人們聽到了小鼓的震顫的聲音。

『大概是一個吉卜西女郎』佛勒赫·得·李不大在意地把頭回過去望着廣場。

『我們看去！我們看去！』她底活潑的女伴們嚷着，全都跑到露台邊去了。佛勒赫·得·李正在想着她的未婚夫對她的冷淡，懶洋洋地跟着她們，她的未婚夫卻因為這件突然發生的事件使他解脫了那困人的談話而覺得欣慰，帶着一個完成了任務的軍人底滿足，回到房間的盡頭，雖然漂亮的佛勒赫·得·李給他的是一個可愛的輕易的任務，對於他卻不是那麼回事；但這青年隊長漸漸更加不快，看見這迅速的婚期即將到來，他便一天天更加冷淡。他是沒有恆心的，並且——那還用說嗎？——趣味有一點低級。他雖然出生高貴，卻已染上了不止一種久在軍中的習慣。他喜歡酒店，經常在裏面混。他只有在一些講粗話的人們中間，豪爽的軍人們中間，和容易得來的美色和容易得來的成功之中，才覺得方便自在。雖然他曾經從他的家庭裏受到教育和學習到禮貌，但他在非常年輕時就已跑遍全國，非常年輕時就被送到了軍隊裏，而他的上等人人所有的好處，已逐漸被他衛隊制服的劍帶磨去了。在因禮貌關係而時時作的一些拜訪之中，要算在佛勒赫·得·李家中的過一次最為窘困。首先，因為在他

到處浪費的愛情中卻沒有給佛勒赫保留一份；其次，因爲在那麼多的，有好教養的，文雅而羞澀的女人中間，他底說慣粗話的嘴很難按捺住不溜出一句酒店裏所說的那種語句。請想想那個出色的情景！

此外，這一切衣服裝束之華麗，容貌之美好，都使他煩擾。你可以盡其可能地想像一切。我只是一個歷史家呵。

他沉默了一會，在思想着或是什麼也沒有想。當佛勒赫·得·李忽然轉過身來同他講話時，他正默默地靠在雕花的壁爐台上。到底，那可憐的女郎只是惱怒着他的有戒備的心。

『漂亮的表哥，你不是告訴過我們說你在兩個月以前，有一天晚上巡夜的時候，從兩個強盜手裏救出了一個吉卜西女郎嗎？』

『我相信我說過的，漂亮的表妹。』青年隊長答道。

『正好，在廣場上跳舞着的女郎也許就是她。過來看看你認不認得她，漂亮的法比表哥。』

她呼喚着他的名字叫他到身邊來的這個甜蜜的邀請，隱隱含有和解的意思。這個法比·得·夏多倍赫隊長（讀者從這一章的開頭，就可以看出是他）拖着緩慢的脚步走到露

台上。『看呀，』佛勒赫·得·李溫柔地把手放在法比的胳膊上說，『看那邊人堆裏跳

舞着的小女郎，她就是你的那位吉卜西女郎嗎？」

「是的。我看見她的羊兒就知道是她。」

「呵，真是美麗的小羊兒！」阿默洛特讚美地合着手說。

「它的兩隻腳是真金子的嗎？」倍韓惹赫問道。

阿洛綺思夫人在她的椅子上動不動地說：「是不是去年從惹巴赫門進來的那些吉卜西人中間的一個？」

「我的母親夫人，那道門如今叫作昂非赫門了。」佛勒赫·得·李輕輕地說。

「貢得羅西耶小姐知道青年隊長對於她母親那種陳腐的談話討厭到什麼程度。事實上，他已經開始在牙齒縫裏笑着說：『惹巴赫門！惹巴赫門！那是因為她想起了查理第六！』」

「教母！倍韓惹赫叫道，她不停地瞬動着的眼睛忽然向聖母院頂的塔上望去，『那上面那個黑黑的人是誰？』」

少女們全都抬起了眼睛。的確有一個人蜷伏在向着格雷勿方場的那個靠北的塔樓的欄杆邊。那是一個牧師。她們看得清楚他的衣服，他底靠在兩隻手上的臉孔。而且，他一動不動，比一個塑像還靜。他呆定的眼光向廣場投射着。那是像一隻鶴鷹在瞅着他所發現的鴿巢時

候的那種眼光。

『那是羅桑的副主教先生。』佛勒赫·得·李說。

『假如你這麼遠都能認得他，那你的眼力真好！』加也風登說。

『他好像在望着那小小的跳舞女郎。』狄昂·得·克利斯丹依說。

『那吉卜西女郎得要當心才好。』佛勒赫·得·李說，『因為他是不喜歡吉卜西人的。』

『那個人對她存着這種意見是可惜的。』阿默洛特·得·蒙特米歇爾說，『她舞得絕好！』

『漂亮的法比表哥，』佛勒赫·得·李忽然說道：『你是認識這個吉卜西女郎的，作個手勢叫她上來吧。那將會使我們高興的。』

『呵，正是！』女郎們全都拍手叫道。

『可是那是發瘋呀！』法比答道，『她一定已經忘記我了，而且我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但是小姐們，既然你們願意，我要試試看。』於是他走向露台的欄杆邊，開始叫道：『小姑娘！』

那跳舞者這時沒有敲鼓，她向着呼喚她名字的方向回過頭來，她的明亮的目光射到法比身上，停住不動了。

「小姑娘」隊長重又叫道，並且招手叫她去。

少女依舊望着他，忽然雙頰像着了火似的紅起來，把她的小鼓夾在腋下，便退了回去，穿過驚訝的觀衆，走向法比在那上面呼喚她的那座房子的大門，脚步緩慢而搖擺，眼光因惑得好像一隻無法逃避蛇底引誘的鳥兒。

一會兒，幃幔撩開來，吉卜西女孩臉紅紅地，匆忙地，喘息地出現在房間的門限上，兩隻大眼睛低垂着，不敢再走近一步。

倍韓惹赫拍起手來。

這時那跳舞女郎依舊不動地立在門限上。

她的出現在這羣少女之中發生了奇怪的影響。也許是由於她們都想使那青年軍官高興的那種模糊不清的願望，也許是由於他的漂亮軍服引起了她們全體的慙懣。而且，自從他在這裏，她們之中就有了某種祕密而激烈的競爭，連她們自己也沒有覺察到，只時時刻刻從她們底言談舉止上顯露出來。雖然她們都是差不多一樣漂亮，她們卻都用相等的武器鬭爭着，而每人都想得到勝利。吉卜西女郎的到來，打破了這種均勢。她美得那麼出奇，當她一踏進房間時，彷彿散放着一種她自身的光輝。在這個窄小的屋子裏，在這幃幔和刺繡的陰影裏，她



顯得比在廣場中更加無比地美麗和光輝。她彷彿是誰在大白天帶進陰暗裏的一個火把。那些高貴的小姐們都忘了自己地被眩惑住了。每個人都覺得在這個吉卜西女郎的美麗中受了一種傷害。她們彼此並沒有說一句話，而她們的陣線——請原諒我用這個名詞——立刻轉變了。但她們很能互相了解。女人們的直覺是比男人們的聰明更能迅速地互相了解和反應的。她們遭遇到一個共同的敵人；全體都感覺到，全體都聚精會神。一滴酒就足以使一杯水變得緋紅；當一羣美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一個比她們全體更美麗的女人便會引起她們的不安，尤其是當只有一個男人在她們中間的時候。

對於那吉卜西少女的接待自然是異常冷淡的。她們把她從頭到腳地打量，然後大家面面相覷，不作任何表示，她們是互相了解的。這時那少女驚惶得不敢抬起頭來，她等着人家向她說話。

隊長首先打破了沉默。「依我說，這是一個迷人的女孩！」他用他直率的、慌張的態度說。「你覺得怎樣，漂亮的表妹？」

這種讚嘆的話，作爲一個比較文雅的崇拜者，至少應該說得更低聲些的，自然不是想離散那些羨慕地看着那吉卜西女郎的妬嫉的女人們。